

翻完《王仁华人物速记集》的书稿,我的内心被震撼了。呈现在眼前的这些鲜活的人物:将军、司令、劳模、医生、专家、教授、记者、作家、画家、主持人、艺术家、优秀园丁……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。

乐为“中坚”立新传

吴孟超

读罢这本书,第一感受是两个字:真实。王仁华笔下的这些人物,都是真实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平凡人物。有些人的名字你可以非常熟悉,因为你经常能够从媒体上见到。但他们不是作为影视明星为人熟知的,是在各自的行业里作出了非常出色的贡献而被大众关注的。像“生命卫士”中的名医、院长、专家,他们是因为在医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而被人们所尊敬;像“铁汉柔情”中的将军、英模、监狱干警、退伍老兵,他们是因为抗击外侮、保卫国家立下赫赫战绩而被人们敬仰的;像“名流贤达”中的部长、院士、设计师、总指挥、烈士后代、人大代表,都是在社会各阶层作出非同寻常的贡献而被人们记住的;像“劳模风采”中的劳动模范、三八红旗手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都是在国家建设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而令人瞩目的;像“文苑采珠”、“书画寻奇”、“艺林留声”、“杏坛撷果”中的高级记者、知名作家、书画名家、模范教师、表演艺术家、节目主持人,都是在各自领域创作精品、铸魂育人的社会精英。

他们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,许多人都是我认识的,有的还经常接触。读着这些平凡中显伟大,平淡中藏奇崛的故事,他们一个个就好像站在我的面前,与我交谈,给我感悟。

王仁华的文章我时有读到。她写东西,随情随性,一切以情相牵,率性为之。她的文章读起来感觉很朴实,朴实到就像两个人路上遇到,站在那里随便聊天一样。也正因为这样,她的文章才让读者觉得充满“生活的味道”。这种“不讲技巧”的“技巧”,我觉得更适合表现这些在生活中不讲“技巧”,只讲“性情”的主人



序跋精粹

公。看了王仁华写的文章,你一定会觉得有些奇怪:这些主人公的故事为什么会那么丰富?那么富有感染力?她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?我与王仁华相识多年,对她人为文有所了解。她写文章不是“完成任务”式的临时采访,回家闭门造车。而是先和这些人交朋友,善于观察生活细节的她,熟悉、了解他们后,觉得确实值得写才动笔。这时的她,无须琢磨,只要把主人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真实地记录下来,就是一篇亲切的好文章。所以,有些人,是王仁华认识了几年、十几年、甚至几十年之后,才动笔写的。你们说,这样的文章能不真实吗?能不朴实吗?能不感人吗?

与其同龄的王仁华曾是一名纺织女工,1993年6月下岗内退,7月应聘到《中国纺织报》上海记者站工作,没有大学文凭的她从基层做起……

1998年,她到《立功竞赛》内刊当了5年的编辑,后又到其他报刊杂志社工作。这让她有机会接触到各个层面的人,渐渐地,她了解到领导干部有自己的烦恼,平民百姓更是酸甜苦辣、五味俱全。下岗、待退休的经历使王仁华更同情弱者,闲事也越管越宽。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,因为她把“闲事”管到了我这里。青年演员王晓东与她素昧平生,患了肝癌后,王仁华不但带头捐款,还辗转找到我,请我为王晓东手术。就这样,她的“闲事”越管越宽:她把“闲事”管到大学里,资助贫困大学生;把“闲事”管到监狱里,帮教失足青年……

更难能可贵的是,十多年来,王仁华在社会上串起一个闪闪发光的“爱心链”——“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、上海海事大学、王仁华等好心人爱心助学基地”,凝聚了300多人次的社会各界好心人,先后资助了上海海事大学500多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,成为“好人中的好人”。所以,在我眼里,王仁华同样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,也是构成共和国脊梁的一分子。

跳广场舞的母亲

赵玉龙

我母亲是个比较害羞的人。很多事物都是不愿意去尝试的。但她竟然在学广场舞,令我感到惊讶。

我问她为什么要学的时候,她说,想多活几年呀!她跟我说什么《佳木斯舞》和《最炫民族风》的时候,那种目光中的期待,似乎是想让我接着她的话茬说下去。

只可惜我不温不火完全没有热情,这让她有些泄气。从她的目光中我看到,她是多希望我可以多和她说说广场舞。在她看来,这个广场舞并不是广场舞那么简单吧?这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,一件很有精神文化内涵的事情。而她现在正在赶时髦,追求精神文化层次的提升。那么我做了什么呢?我好像在浇冷水,至少不够支持不够鼓励。

在黑暗中,有十来个乡村妇女,在我姑妈家农场前面的空地上,对着电视里的镜头学广场舞。音乐声响起来,粗壮的腰肢扭动起来。而我看到扭动着的,分明是夜空下村庄的寂寞。



夜光杯

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玩彈球,以桃核多少論輸贏。我有幾個玻璃球,還有一小袋桃核。我對玩比對學習痴迷,上課時盼着下課,下課了就跑到院子裡跟同學玩彈球。到了晚上,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數着桃核,不用計算,一天的輸贏早就在心裡了,數一遍是為了享受擁有,那對我是一筆最寶貴的財富。

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,風行玩火柴皮,就是火柴盒的正面有圖案的那個皮,而且規定了面值,最普通的是“1”、“2”,好點的有“10”、“20”,不常見的有“160”,罕見的就有“2000”了,至今仍記得我的一個同學驕傲地說某某有

上海的華山路是人們熟知的。在常熟路到江蘇路這一段,多少年來是一條寧靜的馬路,兩旁的梧桐樹與各類大小歐式建築、庭院相映成輝,古樸與淡雅,在朝霞與晚霞的映襯下,別有一番風情。隨着時代推移,現在這一地段,道路寬窄依舊保持原樣,但卻早已車水馬龍。

在與日俱增的繁華和熱鬧中,每逢金秋十月,則另添了些許文化氣息。一年一度在上戲華山路校園舉行的上海國際藝術節“青年創想周”活動,已經成為市民、特別是年輕人向往的地方了。

五十多畝的空間裡,通過豐富別緻的藝術活動,讓民眾有了探究藝術大學校園的機會,也是大學生對重大文化活動的直接參與,達到了“文教結合”的目的,兩全其美。可以說,三年來,每個十月中下旬,這段華山路著實要熱鬧七天,為“青年創想周”拉開陣勢,擺開藝術展示的舞臺。看着校園裡熱鬧的景象,有人誤以為是“嘉年華”活動,其實並非如此。開放中的校園活動,其內核始終有着強烈的藝術教育學術性探討與先鋒實驗性的展示。

“嘉年華”里,在十來個大、中、小或

初識真禪長老是二十多年前一個明媚的春天。那日,正和數位海外游人在玉佛寺遊覽。忽然,迎面走來一位善眉慈目的長者,定睛一看,原來竟是一心儀已久的玉佛寺方丈,一代大德高僧真禪長老。只見他一襲布衲,和顏悅色,儼然一派學者風度。還未等我開口,長老便跨前一步,緊緊拉著我的手,打趣道:“我們乃炭屏老友也,只不過我看得見你,你看不見我而已。”說完,發出一陣爽朗笑聲。隨後,他又饒有兴致地陪我們四處參觀,還耐心傾聽我那些頗為幼稚唐突的問題,譬如“迷信”、“智信”與“正信”之間有何區別?“七情六慾”與“五戒”、“十善”究竟有何差別?“來世”、“今世”與“前世”彼此何等關係?等等。對此,真禪長老不厭其煩地一一作答。他由這些問題,進一步深入闡述:“佛學是文化,參禪就是日常生活。譬如,參禪未必一定盤腿坐於蒲團,放下腿子運水搬水同樣是參禪;看經不一定非要對着白紙黑字,離開本子,大千微塵也是經。能將法門與我融為一體,才是真會參禪,真會讀經,方能臻法空,我空之境界。”見我臉上露出些許茫然神情,他笑了笑,呷了口茶,又說:“你想,如果彼此都是過來之人,相視一笑,這般境界,何等風光。否則,我與法門分了

家,就會產生‘羣口念佛,素口罵人’的怪現象。如果我們把修行落實到行、住、坐、臥等日常行為上,如此這般,世俗中任何世俗煩惱都會隨之煙消雲散。所以,我們要在淨化思想和語言行為上下功夫,使自己的身口意三業無一不合乎道。”其實,真禪大師之佛學思想與太虛大師所倡導的“人間佛教”可謂一脈相承。因為太虛大師就認為:“人間佛教,是表明非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,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,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,使人類進步,把世界改善的佛教。”無怪乎真禪長老嫡傳弟子,覺醒大師尚感嘆:“真禪長老太虛大師‘人間佛教’最佳實踐者。”

自從那次會面後,我便成了玉佛寺常客,隔三岔五地去寺院聆聽老人家教誨。真禪長老認為,一個人只要放下身心,擺脫俗慮與妄念,才能看清事物本質,真正懂得自我,成就人生大業。故此,老人家為我精心撰寫一副對聯:“山靜無人水自流,庭小有竹春常在”。希望我能擺脫都市喧嚷,名利糾纏,保持一顆淡泊、寧靜的心。

說起“放下身心”,這其實與真禪長老老年經歷有關。長老出身寒門,降臨人世不久,家鄉連遭災荒,食不果腹,衣不蔽體,幸而得到家鄉“淨土

一個火柴皮值“五萬八”的情景,也就是這個印象極深的情景,讓我能夠確定那時候我真正上初一。後來,我得到了一張更為罕見的火柴皮,圖案是宇宙星球,我給它規定值“五億”,握著它的那種滿足感,至今記憶猶新。當然,這種財富在心裡持續的時間不長,桃核是二三年,火柴皮是一兩年。長大了,這些也曾經一度讓我覺得好笑。但現在,我五十歲了,“知天命”了,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,我知道,它們真的是我的財富啊。放在人的一輩子中,它們真的是“最寶貴的”。

最寶貴的

張玉清

一個火柴皮值“五萬八”的情景,也就是這個印象極深的情景,讓我能夠確定那時候我真正上初一。後來,我得到了一張更為罕見的火柴皮,圖案是宇宙星球,我給它規定值“五億”,握著它的那種滿足感,至今記憶猶新。當然,這種財富在心裡持續的時間不長,桃核是二三年,火柴皮是一兩年。長大了,這些也曾經一度讓我覺得好笑。但現在,我五十歲了,“知天命”了,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,我知道,它們真的是我的財富啊。放在人的一輩子中,它們真的是“最寶貴的”。

微型劇場以及教室等异形空間裡會舉行各種詩歌朗誦會、講座、演講、小型表演和大型演出等。眾多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子或年輕藝術家,如約而來,表達思考,展現才藝,交流心得,同時也感受這個坐落於上海大都市熱鬧商圈中的“彈丸藝術殿堂”里的藝術與青春。

作為身處上海的家級藝術院校,上海

藝術要熱情擁抱社會

郭宇

戲劇學院多年來培養了諸多藝術精英,他們以個體的智慧與能力,融入到整個國家的文化建設之中。我們也一直在思考,學校作為身處這個城市的藝術實體,如何參與到整座城市的文化建設中。當各地的戲劇節、藝術節竞相開展、深度發展起來時,藝術節中心意識到,青年藝術家人才的培養以及讓青年更多地走進藝術中來的責任,也應該是藝術節的一種新職能。這樣的思考與學校一拍即合。每年十月,學校恰好也有一個學生社會實踐周,於是,就有了“青年創想周”。我們的校園不大——每年來上戲讀書的

家,就會產生‘羣口念佛,素口罵人’的怪現象。如果我們把修行落實到行、住、坐、臥等日常行為上,如此這般,世俗中任何世俗煩惱都會隨之煙消雲散。所以,我們要在淨化思想和語言行為上下功夫,使自己的身口意三業無一不合乎道。”其實,真禪大師之佛學思想與太虛大師所倡導的“人間佛教”可謂一脈相承。因為太虛大師就認為:“人間佛教,是表明非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,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,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,使人類進步,把世界改善的佛教。”無怪乎真禪長老嫡傳弟子,覺醒大師尚感嘆:“真禪長老太虛大師‘人間佛教’最佳實踐者。”

自從那次會面後,我便成了玉佛寺常客,隔三岔五地去寺院聆聽老人家教誨。真禪長老認為,一個人只要放下身心,擺脫俗慮與妄念,才能看清事物本質,真正懂得自我,成就人生大業。故此,老人家為我精心撰寫一副對聯:“山靜無人水自流,庭小有竹春常在”。希望我能擺脫都市喧嚷,名利糾纏,保持一顆淡泊、寧靜的心。

說起“放下身心”,這其實與真禪長老老年經歷有關。長老出身寒門,降臨人世不久,家鄉連遭災荒,食不果腹,衣不蔽體,幸而得到家鄉“淨土

一個火柴皮值“五萬八”的情景,也就是這個印象極深的情景,讓我能夠確定那時候我真正上初一。後來,我得到了一張更為罕見的火柴皮,圖案是宇宙星球,我給它規定值“五億”,握著它的那種滿足感,至今記憶猶新。當然,這種財富在心裡持續的時間不長,桃核是二三年,火柴皮是一兩年。長大了,這些也曾經一度讓我覺得好笑。但現在,我五十歲了,“知天命”了,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,我知道,它們真的是我的財富啊。放在人的一輩子中,它們真的是“最寶貴的”。

一個火柴皮值“五萬八”的情景,也就是這個印象極深的情景,讓我能夠確定那時候我真正上初一。後來,我得到了一張更為罕見的火柴皮,圖案是宇宙星球,我給它規定值“五億”,握著它的那種滿足感,至今記憶猶新。當然,這種財富在心裡持續的時間不長,桃核是二三年,火柴皮是一兩年。長大了,這些也曾經一度讓我覺得好笑。但現在,我五十歲了,“知天命”了,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,我知道,它們真的是我的財富啊。放在人的一輩子中,它們真的是“最寶貴的”。

草亭散曲

王養浩

重陽 驚艷黃花開,笑吟重陽來。登高望遠雙鬢白,壯志會云海。神州放眼華彩,朗月菊壇,陶令醉懷。

望月 九月半,月兒圓,又似中秋照無眠。揮手莫道愁緒添,攬月當將豪情燃。

蓮花島 西風拂湖面,湖天一線。飛舟似箭浪花濺,知向誰邊?芳洲夕陽前,宛如翠蓮。菊蟹肥酒酣間,醉歌曉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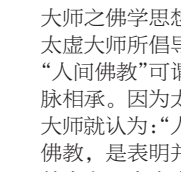
明起刊登一組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

十日談

明起刊登一組

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

西遞村系列 (版畫) 應天齊



西遞村系列 (版畫) 應天齊

鑄素弟子雲集玉佛寺,共慶盛事,以報老人家恩德。長老亦滿懷激情寫下一首《八十述懷》:“童真人道快先鞭,玉佛皈依八十年。南海寄歸曾經歷,春風拂檻不知妍。赤鳥月好同心湛,汴寺鐘聲暮暗天。一笑人天真似客,禪邊風月不須錢”。在法會上,他反復強調“上報四重恩,下濟三塗苦”之思想,將香儀悉數捐給兒童福利院與希望工程,廣種福田,造福大眾。之後,老人家又風塵仆仆回到故鄉東台,修繕當年接納他的“淨土庵”,興建“真禪學校”,回饋桑梓。原本那次返鄉,老人家邀我同行,可惜因雜務羈絆,未能如願。不想,這一別竟成永訣!

“鉢翁”蘇淵雷先生曾在《玉佛文室集》序文中寫道,真禪長老對佛教思想流布最大的貢獻在於“對於華嚴教誨,博大精深之意理,充滿法喜……又對菩提達摩禪法與惠能禪三種法門所謂‘三層樓’者的理解,以及‘一心為宗’之旨趣,真參實悟……同時生性敦厚,悲心洋溢,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業,廣施饒益,利樂有情……”因此,從應慈、震華、圓瑛、太虛、弘一、持松、虛雲,直至真禪諸長老,我們可以看出近代佛學思想的承襲,流變與發展。而真禪長老則是那條長長思想之河無法繞過的轉折點,這也奠定了他作為近代大德無可撼動的地位。

真禪長老思想博大精深,非吾等門外所能窺見,非吾等拙筆所能描摹。值此真禪長老百歲誕辰,不揣淺陋,謹以短文表達對大師深深的懷念。

十日談

明起刊登一組

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

明起刊登一組

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

明起刊登一組

十日談

明起刊登一組

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



西遞村系列 (版畫) 應天齊

鑄素弟子雲集玉佛寺,共慶盛事,以報老人家恩德。長老亦滿懷激情寫下一首《八十述懷》:“童真人道快先鞭,玉佛皈依八十年。南海寄歸曾經歷,春風拂檻不知妍。赤鳥月好同心湛,汴寺鐘聲暮暗天。一笑人天真似客,禪邊風月不須錢”。在法會上,他反復強調“上報四重恩,下濟三塗苦”之思想,將香儀悉數捐給兒童福利院與希望工程,廣種福田,造福大眾。之後,老人家又風塵仆仆回到故鄉東台,修繕當年接納他的“淨土庵”,興建“真禪學校”,回饋桑梓。原本那次返鄉,老人家邀我同行,可惜因雜務羈絆,未能如願。不想,這一別竟成永訣!

“鉢翁”蘇淵雷先生曾在《玉佛文室集》序文中寫道,真禪長老對佛教思想流布最大的貢獻在於“對於華嚴教誨,博大精深之意理,充滿法喜……又對菩提達摩禪法與惠能禪三種法門所謂‘三層樓’者的理解,以及‘一心為宗’之旨趣,真參實悟……同時生性敦厚,悲心洋溢,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業,廣施饒益,利樂有情……”因此,從應慈、震華、圓瑛、太虛、弘一、持松、虛雲,直至真禪諸長老,我們可以看出近代佛學思想的承襲,流變與發展。而真禪長老則是那條長長思想之河無法繞過的轉折點,這也奠定了他作為近代大德無可撼動的地位。

真禪長老思想博大精深,非吾等門外所能窺見,非吾等拙筆所能描摹。值此真禪長老百歲誕辰,不揣淺陋,謹以短文表達對大師深深的懷念。

十日談

明起刊登一組

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

明起刊登一組

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

明起刊登一組

十日談

明起刊登一組

《記憶中的學校》。